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三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輯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濂溪周子

問周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記云周子初名敦實後避宋英宗舊諱改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按家譜遺書記云營道人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之西而有濂溪九曲之水又有小橋亭於其上故周子遊燦之以爲屬號按方輿勝覽記云濂溪在營道縣西二十里而有祠堂周子之故居號爲濂溪保又按地理全書記云濂溪之祖葬于樓田而在石塘橋之下保矣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信古好義以名實節操而自砥礪雅有高遠志趣牕前草不除去人問之曰與自家意思一般雅意林壑所著

有大極圖形容無極太極陰陽五行之妙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行于世發明太極之蘊奧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

周子通書誠上章第一有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二句出易經乾卦彖文內朱子曰大哉歎辭元始也資取也言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取之以為始也）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三句出易經繫辭上篇內）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又誠下章第二有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又誠幾德章第三有曰誠無為（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幾善惡德愛曰

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

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又聖神章第四有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

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朱子曰清

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誠神幾曰聖人

又愼動章第五有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

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愼動

又聖道章第六有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

則不廓耳

又師道章第七有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

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朱子曰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不達曰剛善爲義

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

順爲巽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按八章九章兩篇並具在周子通書內後不悉瞅本書者皆做此矣

又志學章第十有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不在於爵名利祿矣學顏淵之所學不在於記誦詞章矣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又順化章第十一有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前解矣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所謂正之以仁義也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天地聖人其道一也故天下之[illegible]

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也）

又治教章第十二有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又禮樂章第十三有曰禮理也樂和也（朱子曰禮陰也樂陽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朱子曰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又務實章第十四有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朱子曰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惡故憂也）

又動靜章第十六有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結上文起下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朱子曰此章發明圖意學者更宜參考也）

又樂上章第十七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

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又樂中章第十八有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又樂下章第十九有曰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又聖學章第二十有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曰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又顏子章第二十三有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之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

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又師友上章第二十四有曰天地閒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朱子曰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又師友下章第二十五有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又聞過章第二十六有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又聖蘊章第二十九有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人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

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又精蘊章第三十有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又陋矣章第三十四有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

又至公章第三十七有曰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周子書舂陵門扉有詩云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按遺書記云明道年十五六伊川年十四五同受學於周子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詩可以興自再見周子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

氣象初二程晁季受學於周子周子手以太極圖受之二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終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按拾遺記云昔王君貺嘗見周子子以有世契受其拜及坐講易至小畜卦而有大風起君貺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當請納拜周子避之

按通書內篇記云侯師聖初從伊川學未悟迺杖策訪周子周子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遂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自謂有所得如見天之廣大乃之洛伊川亦訝其不凡曰得非從濂溪來邪

按拾遺記云周子大既見於人而有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遯之意則世人未必盡知初用舅鄭向任爲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周子既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

之昔介甫守固在江南議論或有疑而未決者必曰姑置是事待他日周子來訂之呂正獻公在朝侍從聞周子之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周子以啓謝之 云云 仕濂嘗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云云

拾遺記云周子自少信古好義家素貧貲宦游時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雖妻子饘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矣

吾墨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粤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子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故韓子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一回萬世之光明如白晝天將爲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然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

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又曰濂溪此書實發端以
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禮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矣
朱子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
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其言
則見矣　又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闢闔往
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
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
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
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
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
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洪荒之世

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於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乃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爲高柔者却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又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

又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不出陰陽兩端而已始處是有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不復變動矣

又曰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

問太極圖周子手授二程今二程之所謂論答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朱子曰二程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嘗考之當自可見也

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朱子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

人往後只得如此

朱子曰通書周夫子所作本號易通書與太極圖並出程氏以見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旨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於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民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又曰濂溪之精立圖以示濂溪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

問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圈子何嘗有異朱子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也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爲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朱子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徒長人臆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若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臆度之有哉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

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畧或詳皆所不同何也朱子曰所說雖有詳畧然其道理則未嘗不一也

問太極圖之說如何朱子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

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　又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衮說也

問太極圖何爲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朱子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

問如此則是有七朱子曰義智屬陰仁禮屬陽

問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

陰陽之下何歟朱子曰以氣言之則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則曰健順五常之性矣

朱子曰大凡看道理要見得箇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這箇道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亦只是逐件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示人至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出處推上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上去亦自見得箇總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皆自此出事事物物皆有這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又曰近世諸公知濂溪者甚淺如呂氏童蒙訓稱其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有用意而爲之又何遠近高下之可道者哉

又問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後始明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朱子曰五性感動動而不分者便是也

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通書一書都說這道理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則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

又曰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而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之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訂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已意之私也

又曰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

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
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
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
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問濂溪明道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朱子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
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通
書可見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子蓋通書人多
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之圖書雖不多而
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更廣耳
問二程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
之意耶朱子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
說破却令後學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耳
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

太極也而孔子書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
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又曰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
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
不落方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也
又曰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
知後人果能如此仔細去看否
又曰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
索方得他如此精密
又曰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
圖希夷如何有說
又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
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請

問通書使可以上接語孟否朱子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又曰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圖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著太極陰陽五行須是仔細看

又曰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其說一字不可易處正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又曰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也

又曰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也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者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至於孔孟

所以相傳之論蓋有一言以易此哉先生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而大有功於斯世然後釋然無疑矣

西山眞氏曰太極之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涓然無疑所慮學
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
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貫融會然後發出以示
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藴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
亂而無所明也

廬陵黃氏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太極通書解在乾道
五年己丑已脫藁矣淳熙十五年戊申始出以授於學者及慶
元六年庚申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
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來爭辨以此
與林栗侍郎講論不合得劾而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偽學有
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

呵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晰明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
蘊也而人之穿異亦可異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之苦
心云右附西山眞氏與虞張黃氏一段之言兼論朱子辯太極圖書之功
問周子父之名字與母之姓氏亦願聞之 對曰按通書拾遺記云
周子父字輔成爲賀州桂嶺令母鄭氏 先生幼孤寄養於舅家
問濂溪娶某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通書目錄篇與氏族記云濂
溪初娶陸氏生二子曰壽曰燾再娶蒲氏乃蒲宗孟之妹生
一子曰興初蒲宗孟家於 仁宗嘉祐元年丙申冬十月以右
丞治蜀之蜀江而以於道合相與周子語三日夜歎洽甚恭退
而嘆曰世乃有如斯之人耶明年故以其妹歸之
問周子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事實記及言行錄與家
鑑記云周子生於
宋眞宗天禧元年丁巳 仁宗景祐三年丙子時先生年二十

餘與母同往京師依舅家寓居初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江西洪州分寧縣主簿有獄久不決先生既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　仁宗慶曆四年甲申以部使者薦爲南安司理參軍時年甚少纔二十九矣不爲守所知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時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奇刻甚重吏無人敢與言其可否先生獨力與爭辨逵不聽遂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乃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釋不死矣　慶曆六年丙戌洛人程太中初官江西虔之興國宰既而爲南安贛通守事視先生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顥頤以師事之而往受學焉　仁宗皇祐二年庚寅爲郴邑令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於朝又周其不給聞其論學嘆之經而[illegible]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

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其語一年而果有所得　仁宗至和元年乙未用薦者改大理寺丞推發知洪州南昌縣事僉書攝通守事人見其家喜而迎之曰是能辨分寧獄事者君屬得所訴矣於是吏相告語莫肯欺不惟以得罪爲憂實以污善政爲恥也　仁宗嘉祐元年丙申爲台州守郡民心悅誠服事不經先生之手吏不敢決深有治績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清獻公時為觀察使者或讒先生清獻公臨之甚厲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丁爲虔州守趙公巡察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東歸時王荆公爲江東提刑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呂公著聞名力薦之會清獻公在中書同薦擢授廣南東路運判尚啓謝呂趙云云　熙寧三年庚戌改任廣東提刑領金

宸職事務在於務恕而新學校以教其人不憚出入之勤勞
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務洗
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俄而得疾亦聞水
嚙其母墓遂乞南康軍以歸改葬既畢乃曰強疾而來歸者
爲葬爾以辭遂上其印綬分司南京　熙寧四年辛亥時趙
公再尹城都復奏起之未明命及門而先生疾作矣　熙寧五
年壬子先生既至南康因遂仕宦无樂佳山水適意徜徉遂
卜居於廬山之麓蓮花峯下前有溪焉潔清紺寒發源乃合
於湓江臨溪築書堂於其上濯纓而樂以道州有濂溪因以
寓號故世稱爲濂溪先生二程嘗從而問道德性命之說矣
問周子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
記云周子卒於
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夏六月初七日年五十七也葬於江州德

化縣清泉里

問周子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編

記云

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賜謚元公　謚法云主善行德曰元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追封爲汝南伯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詔加封爲濂溪道國公

詔曰

蓋聞孟子既沒道失其傳孔子微言人自爲

說諒斯文其未喪有真儒之間生

濂溪周敦頤稟元氣之至精紹絕學於獨得圖太

極而妙斡造化著通書而同歸一誠俾

聖教燦然復明其休功尚其不泯

朕守成繼體貴德尊賢追念前脩久稽彝典已從廟

庭之祀盍䟽鄉國之封於(烏音)戲(呼音)霽月光風

想清規之如在玄袞赤舄寵命之斯承

宋孔文仲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云云下文姑缺未詳

豫章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曰周子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於徼福

而厚於愛民菲於奉身而燕及孤縈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河間劉立之曰二程從周子問學窮性命之理 又曰周子

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箇艮卦註言各止其所也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周子以爲荀子元不識誠字既誠

矣心焉用養耶

延平李氏曰黃山谷謂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胷中洒落如光

風髣髴此善形容有道者之氣象

朱子曰所謂洒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之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只如此有道者胷懷表裏亦自可見

又曰濂溪氣象清和静一觀此可想矣　又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獨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又曰濂溪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發明此圖之藴而二程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説由是學者相與翕然宗之

又曰自鄒孟氏既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脩已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

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
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廼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
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脩己治人之要莫不畢
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于世
士之講於其說者亦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
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
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周程先生其大有功於當
世於是爲不小矣　又曰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
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
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
微之無間秦漢而下誠未有臻於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
六經四書傳授之懿與其性命道德之原無一不本於此矣

又曰濂溪家無百錢之儲而每懷適西方興嘉山水遇適意處或
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
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
堂於其上

又曰秦漢以來天下之士莫知所以為學是以天理不明而人
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宋興
有濂溪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闡夫太
極陰陽五行之奧妙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
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
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緒之可以舉而措
之於天下其所以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
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

又曰先生之道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

二程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者靡然趨之　又曰周子承天之畀系於道統之傳所以建端垂緒啓佑于我後之人者矣

朱子濂溪祠堂記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間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禀也則有淸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

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子沒而斯道之傳不屬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朝有宋聖祖受命五星聚奎按宋鑑記云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春三月五星聚于奎婁如連珠在於降婁之次自此天下始太平矣實啓文明之運呂氏中曰以五代雲霧昏暗之久所以啓我宋火日開明之後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然奎星因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文之光也當是之時孫明復之經未出安定胡學之說未行於西北河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之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然後氣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之運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當時有見而知之惟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之所畀其孰能與於此矣

朱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
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南軒張氏曰自孟子既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
知尊敬孔孟而講習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訓詁文義
之間而止矣於所謂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
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周先生出
乎千載之後而有得於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
傳實在乎此

又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伯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
端虛無寂滅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天理人倫之敘
莫克推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
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
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濂溪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其微

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化生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乎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粗該備於是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道者有所本矣

又曰周子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為者故其所以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不得大施於當時而流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于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至於論刑嘗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智

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

又曰去古益遠儒道淩夷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之中於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而學顔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雖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然學可以至於聖而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蓋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其形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

又曰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之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其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

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何而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西山蔡氏曰濂溪道學精愨深密嘗觀天地生物氣象

格齋臧氏曰周子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迨乎河洛應發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聖學之道者必自濂溪始矣

又曰周子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

而功用豈不偉哉

西山真氏曰自荀楊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釋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惟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探本原闡發幽秘二程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户庭袪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

又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然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易繫性無不善述於七篇然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

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爲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後明者周子之功也

又曰濂溪周子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體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絕學下啓河洛之親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復聞聖賢脩己治人之心法者幾與伏羲始畫八卦之同功可謂盛矣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垂絕之緒河南二程神交心契相與疏瀹闡明其理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

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實果可以位天地育萬
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孔子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
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無寂滅與百
氏之支離也張楊游呂侯謝尹張諸儒口傳面授相與翕然
宗之至近世於朱呂又推而大之蓋自道湮民散千有五六
百年而後得所師承嗚呼幸哉

又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之互根
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
而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而不
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旁析
之二程說得其傳而道日以章迨乎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
餘蘊矣

又曰濂溪會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

之道未見其有所發明如山谷所謂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而不為人窘束蓋後世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儒則濂溪之水以為茂叔悠久之清流可謂得其神趣矣

臨汀會氏曰宋德隆盛晷運弘開五星聚奎光啓文明之運真元會合聿追三代之風濂溪濬其源伊洛導其流橫渠助其瀾龜山揚其波揖堯舜於豪傑之間授孔孟於講論之際景星鳳凰天下快覩泰山北斗學者依歸闡明聖道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講論正學以斥夫異端似是之非復天理於幾墜之餘遏人欲於橫流之際則宋之諸儒大有功焉嘗觀周子之學不由師傳默契道體玉淵今井志慮高潔光風霽月胷次灑落性理言其二氣五行動靜言其四時萬物誠論其元亨利貞道論其中正仁義則發於通書之數篇而脩己治

人之事備矣無極而太極太極而兩儀兩儀而五氣五氣而四時則見於太極之一圖而陰陽變化之道明矣此濂溪之學本乎易之太極而然也

河南二程

問二程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伊洛淵源錄與行狀記云明道名顥字伯淳洛陽人先生神氣秀爽常以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為合於聖人仲舒之學度越諸儒者以此故門人以先生之所就遂稱為明道見其志焉每說詩不甚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又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朱子銘之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明道嘗和康節打乖之吟有曰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

世塵陋巷一生顔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為詩豪剩借春盡把笑談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勿軒熊氏曰此詩形容堯夫安貧樂道雖混塵俗而至德之容自能使人畏敬之也

又和康節首尾之吟有曰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中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康節作四賢之吟有曰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

陳瑩中在元豐間為禮部點撿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與瑩中論顔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瑩中問曰伯淳誰也祖禹曰公不識程伯淳耶瑩中謝曰予生長東南實未知也自是常愧乃引龔公之事而作責沈文以自責言我不知伯淳

即如巢公不知孔子也每得明道之文必冠帶而讀之

潞公文彥博（字寬夫汾州進士）採衆論表其墓曰明道其表畧云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

伊川爲墓之序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則天下貿貿（昏昧之貌）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孟子沒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二字）之稱情也哉

伊川叙明道之行實有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

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第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則而行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初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於十年既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致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以來未有臻於斯理也常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每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云云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其道不幸早世

事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而見於世學者之多所傳嗣其言平易易知譬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其綱條法度人皆效而從之而質為孟子之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而已

又曰先生志將以斯道覺斯人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罔不慟哀　又為之銘曰山可移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路傍以詔後人

上蔡謝氏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昔嘗見明道在鄠縣作簿時春日偶成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熊氏剛大曰此正陽明道

陰之傍花隨柳過前川（熊氏剛大曰取其生意春融觀與己一般）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熊氏剛大曰此章之詩皆物形容陽時從坐意樂和暢為然）形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曾點氣象一般又秋日有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窻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熊氏剛大曰此章之詩形容心廣體胖超乎天地之上外物不足以為累也）便見明道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

又曰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又曰明道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

河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立之從先生學十年未嘗見其有忿厲之容問以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又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河東侯氏曰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
坐了一箇月
廣平游氏曰明道氣爽清越洒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又遇
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明道處之裕如
也 又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識也乃若明道則如美玉
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其瑕疵
又曰天地之心其太一之躰歟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歟確然
高明而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而萬物載焉非以其一歟陽自
此舒陰自此凝消息盈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歟惟明道之
德其融心滌慮黙契於此歟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
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歟
河南朱氏曰明道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
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

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皆誠而已夫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閒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故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富貴貧賤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歟

河間邢氏曰明道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觀其氣貌清明純粹其接人和而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明道是已

藍田呂氏曰明道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記力究躬

行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絜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明道莫將做天下一人看

龜山楊氏曰固是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

明道卻是如此元豐中有　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與司馬溫公之行　詩曰

二龍閑卧洛波清　此日都門特餞行　願得賢人均出處
始知深意在蒼生　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
於去就又却分明不放過一步

朱子曰明道說話渾論煞高學者難看　又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　又曰定性一書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皆自胷中瀉出或問此正所謂有道之言
朱子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或問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這莫是下功處朱子曰這是說已成處
又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全句教人去思量　又曰明道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

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容易如何便明得

又曰明道慨然有求道之志得孔孟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

朱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恬齋陳氏贊曰賢哉先生始於孝弟孝篤於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罔有爭揖讓于野稼之事君讜言忠謨蓋邪之言感動欽歎舉以敎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鈞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今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之君矣俾而其道覺斯民矣

平岩葉氏曰所謂明道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資性過人充養有

道遇事優爲雖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伊川聞濂溪之所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自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於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后可以入道

伊川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濂溪之門學者初謂之廣平先生晚歸龍門伊水之陽學者又謂之伊川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其教人以踐履爲先以涵養爲本其學本於誠其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而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過了一生安然爲天地間之一蠹他事雖不能爲惟綴集聖

人遺書庶幾有少補耳於是著易傳與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呂申公司馬公嘗同薦之於朝而言曰河南處士程頤為人篤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度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資年踰五十不求仕進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蘊經世濟物之才負儒者之高尚

聖世之逸民也伏望特加召命旌寵擢用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而必為朝廷之國器矣

朱光庭薦之曰程某道德純備學問淵博以其言行相顧而無愧以其仁義在躬而不矜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或間德則兼包眾美而無一善之或遺學則博古通今而無一物之不知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明延天民之先覺

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之蘊兼掌學校足以丕變斯文之新矣

王巖叟奏之曰程某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資禀剛亢智識通明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兄俱以德名顯於當時靜閱天下之義理若用斯人得專經席必有嘉言輔贊聖治啓迪天聰是以四方俊乂之士莫不翹首以歸九州韜晦之賢莫不奮身而出矣

伯溫邵氏曰伊川貶涪州嘗渡漢江至中流而船幾覆舟中人皆大驚懼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既而及岸衆就問之當船危時先生獨無怖色何也答曰心存誠敬故爾

范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之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之巖巖也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分明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地之間不能蔽者惟伊川而已觀伊川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說得這樣話

龜山楊氏又曰昔呂公汲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傍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呂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之人受其賜也何獨頤貧天下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又曰伊川嘗云吾四十以前讀誦聖人之書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始不得已而著書　又曰伊川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

武夷胡氏曰伊川之文於易傳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

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伊川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千駟萬鍾之祿則弗顧也

朱子曰伊川力學好古言必忠信動遵禮法或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朱子曰然　問伊川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言先王之道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

問伊川臨終時門人進曰平生學底工夫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朱子曰說要用便是兩心矣

又曰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又曰伊川晚

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又曰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和靖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此以問延平延平曰尹說得固好然雖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　又曰伊川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而知義理矣　又曰伊川之言看得少平易而用功研窮其味深長　又曰明道嘗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惟吾弟伊川也若誘引後學隨其人材而成就之則予有不得讓焉

朱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問二程父之名字與母之姓氏亦願聞之　對曰按氏族記云父名珦字太溫仕宋爲太中大夫與潞公同甲會母夫人侯

氏適丹徒縣令侯道濟之女華陰先生侯無可之妹也昔二

程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

曰我昔勸讀書兒文並書二行於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明道

幼名時次及程勳士伊川幼名後皆驗如夫人之言蓋夫人已先

知於童穉之間矣

問明道娶某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行狀與氏族記云明道娶

彭氏適吉州彭思永字季長之女也生子二端懿端本有女

一適朱純之

問伊川娶某氏還有幾子　對曰或云伊川娶陶氏生子二曰

繹曰鎮有孫名易

問明道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及言行録與宋

鑑記云明道生於明道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時與群居庠序如老成人踰冠中進士登第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

仁宗嘉祐二年丁酉與横渠同章衡榜進士登第爲鄠縣簿甞
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再調上元簿
英宗治平四年丁未改移澤州晋城令於座右常書視民如傷
四字不忍決撻民皆感恵
神宗熙寧二年己酉呂正獻公薦於朝授太子中允侍御史推
發爲西京提刑改鎮寧僉判監西京竹木務復改監汝州税
後召爲宗正寺丞未至卒矣初明道游有意於經濟方召用
遂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者莫不哀傷之昔
神宗嘗問明道所以爲御史明道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賛
明廷則可矣使臣擬拾諸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臣不能也
神宗嘆曰得真御史禮賞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而以父表
明道表叔弟横渠與其弟伊川爲首常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及
勿輕天下之士其見立志如此

問明道卒於何年而壽幾何塟於何處　對曰按行狀與宋鑑

記云明道卒於

神宗元豐八年乙丑夏六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四也塟於伊川

之陽

問明道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

云

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賜謚純公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追封爲河南伯

詔升從祀夫子廟廷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詔加封爲河南豫國公

問伊川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行狀年譜與言行錄

及宋通鑑記云伊川生於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　仁宗皇祐二年庚寅伊川年十八上書於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以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仁宗嘉祐四年己亥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呂申公判太學請爲太學學正固辭　治平英宗年號熙寧神宗年號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神宗元豐八年乙丑侍郎司馬公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爲

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赴闕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春三月至京師初除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太皇太后上奏論經筵三事見文集續篋內既納命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入侍經筵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同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賢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之事自任論議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時經筵承受張茂則嘗召諸講官喫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喫茶亦不識畫竟不往其見立志如此

元祐二年丁卯上疏論延和殿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殿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秋八月因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言遂差管勾

西京國子監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乃曰臣本布衣因請
書得爲於朝官今以眾罷則所授之官有不當得乞以致政
累請皆不報

元祐五年庚午春正月丁父大中公憂去官

元祐七年壬申服闋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先生再辭極論
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之
語夏五月改授管勾西京崇福宮未拜以疾辭

元祐八年癸酉　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再辭不就

哲宗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

紹聖四年丁丑冬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哲宗元符二年己卯春正月著易傳與春秋傳成而序之

元符三年庚辰春正月

徽宗即位移峽州夏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　遂還洛鄉

錄云自責涪州出易傳門人謝學不以為憂又甚
不以為意自涪還洛先生氣貌容色又皆勝平昔矣冬十
月復以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疾辭不獲遂拜命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夏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
而此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之辭不以即嘗致仕矣
徽宗崇寧二年癸未夏四月有言其所著書以毀朝政於是有
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
遂遷居龍門伊水之南而止四方學者乃曰尊所聞行所知
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崇寧五年丙戌復以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
傳授或以為請伊川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
寢疾始啓篋以授於尹焞張繹時伊川將終昔之門人高第
已多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伊川嘗謂張繹曰我昔狀
明道之行然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矣異時欲知我之道者求

之於斯文可也
問伊川卒於何年而壽幾何葬於何處　對曰按行狀與宋通
鑑記云伊川卒於
徽宗大觀元年丁亥秋九月庚午年七十有五也亦葬於伊水
之陽
問伊川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
云
寧宗嘉定十三年庚辰
賜謚正公
理宗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
追封爲伊陽伯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大元文宗至順元年庚午秋七月

詔加封為河南洛國公

横渠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超然欲學聖人慨然以聖道自任而誨於學者　又曰昔與二程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亦曾有人於此處講論否

上蔡謝氏曰二程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真學者之師　又曰昔在二程之門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滎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云若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河間劉氏曰自孟子既沒聖賢道學失傳惟二程昆季傑然獨立于千載之後芟闢藩籬開示本原使聖人之户庭曉然可

入學者始知所向

華陽范氏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昆季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覩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叩之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者之師也

武夷胡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二程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四書之學資以口耳而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

五峯胡氏曰二程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揚墨

忠愍馮氏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父大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

伊川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以明理質愨而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而尊師道之不同也　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說話超邁宏大伊川說話親切的確其造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又曰明道伊川論性疏密固有不同然其氣象亦各有極至處明道直是渾然天成伊川直是精細平實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異又如馬援論漢之二祖也　問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莊列亦不曾看朱子曰後來須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又曰某自十四五

時讀程張之書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理之深旨意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目信乎孟子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自信其必然也

又曰昔張子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又曰遺書是二程門人記其所見聞問答之書讀其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矣　或問遺書中所載明道言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朱子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修改至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之文云先生欲著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伊川

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　又曰今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人意思所以二程不得不發明道理以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　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仔細看亦好　又曰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却有滋味其說大處自與明道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　又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山許多詩甚好　或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朱子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亦無向傍明道却有悟人處　又曰今之想像明道者當識其明快中和之處伊川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又曰學者天資高敏則學二程如橫渠則

親切二程則規模廣大　又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語孟中庸
爲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
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
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諸聖賢之域　又曰斯
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
何處討分曉自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有分明數千載後
迺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說夢
南軒張氏曰二程夫子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
偏辭之平而有味讀遺書易傳頗易其於他書異其難讀也
又曰讀諸先生之書惟覺二程完全精粹愈讀而愈無窮不
可不詳味也　又曰二程始嘗受學於周子而其自得之深
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遺
憾矣　又曰二程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

書反覆讀之則可以見矣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
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鵬山劉氏曰大道之戸庭闢與前乎洙泗後乎濂洛則一脉之
貫不差毫釐誠可質諸天地鬼神而不悖者也蓋天地之生
聖賢也不數聖賢之生爲生人而生之也惟其爲生人而生
之則聖賢之言豈得已哉不得已而有言則其言也必關乎
綱常之大事物之要一有遺焉則生人之理或闕此濂洛師
弟子之辨疑答問所以上接洙泗之統而有不可湮滅者
廬陵彭氏曰按伊川臨卒之日洛人畏黨禁莫敢會葬致詞以祭
者僅四人故莫有狀其行而銘其墓者厥後朱子爲之著年
譜而已嘉定間明道謚純伊川謚正乃太常格齋臧氏議其
謚議云
臨汀曾氏曰明道則德性寬大而規模廣闊如顏子之純粹伊

川則德性方剛而文理密察如孟子之自任論性則別其所禀本然之殊論心則辨其曰虛曰實之異排異端必正其枯槁恣肆之弊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暗室屋漏為謹獨之所托輿吟風充然自得瞑目立雪望之凜然此二程之學本乎中庸之誠然也